

中國往何處去

冊 上

時 代 文 學

政 論 選 輯

時代文化出版社

中國往何處去 上冊

民國卅八年二月出版

編輯者

時代文化出版社

上海（九）牯嶺路卅四號

發行者

時代文化出版社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金圓券貳元捌角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1—1500)

序

「時與文」週刊誕生於民國卅六年三月，總共出版了七十一期，至卅七年九月被迫「永久停刊」，與世人相見的日子不過十八個月。十八個月的壽命不能說長，然而此時此地要辦一個純粹本諸人民利益而立論的進步刊物，十八個月的生存卻又是相當稀罕而難得的，因此也似乎應該較有可為而稍多貢獻。加之那一年又六個月確實不比尋常的歲月，中國正碰上一個大變關頭：內戰誠然替人民帶來數說不盡的痛苦，內戰亦復特別加速了中國的歷史進程。「時與文」可謂生不逢辰而又生逢其辰，它的工作儘管自始至終艱難萬狀，它的精神與態度卻也自始至終順其自然；雖說受盡折磨，備嘗困苦，然而又何嘗不會有過極度的歡愉與興奮？

試一回顧：這一個週刊的創辦，適當政協公然破裂、國共全面惡鬥之後；它的停版，又正逢東北大戰臨近尾聲、中國局勢漸見開朗之時。如果世間確有什麼偉大時代，這一短短的時期確已逼臨偉大的極致了。長話縮短，眼前的這次戰爭千萬不能比擬歷來轉朝換代之戰，同時更迥異於近數十年來軍閥互鬥以暴易暴之戰，所爭絕非單純一個政權，須知尤在整個的社會經濟制度。更有值得我們重視而深思者，幾千年來殘餘的封建制度究竟是存是廢，百餘年來因襲的殖民地地位究竟是去是留，北伐以來日見猖獗的官僚資本與買辦資本究竟是興是衰，統統取決於這次內戰。內戰的結果不特決定現狀的顛覆抑或苟全，內戰的結果並且決定

傳統的廢棄抑或持續。這是對於現實的鬥爭，同時也是對於歷史的清算；是四億五千萬中華人民的切身大事，更因為世局動盪，「冷戰」加劇，國際間迅速形成壁壘森嚴的兩大陣營，又早為世界政治重心之所繫。總之，人們的注視已不止於表面的上層結構——政治，並且滲透到裏層的基礎——社會經濟；亟待解決的，一面固然是迫切的現實問題，若往深處遠處細想，毋寧是歷史文化的根本問題；眼前雖祇有不幸的中華兒女日夜在自相拼殺，實在那每一回合無不影響人類全體的禍福災慶。空前！這一時代的一切都彷彿是空前的！我們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有待把握並為之尋本溯源；我們的歷史文化，有待認識並予以重新估價；我們周遭的環境，其主要者為世界潮流與國際情勢，有待詳盡研究並向其迎頭適應。而最最玩忽不得的，乃在看事看物的觀點與夫言論主張的基本立場與態度。向前！進步！這一時代的一切都應該是向前進步的！顯而易見，不向前，不進步，則不僅有助於維持現狀，而更將發展現狀；不僅聽任惡劣的傳統長此存留，更其要使殘餘的封建制度迴露鋒銑，因襲的殖民地地位變本加厲，而近年日見猖獗的官僚買辦資本率性作惡到底；以言對於人類全體的影響，則又不啻鼓勵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擴張政策再邁一大步，於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希望越加渺茫。

「時與文」是個重視政論文字的綜合性雜誌，生不逢辰而生逢其辰，恰巧在這一時期誕生，今日回想，它的任務確實極其艱鉅繁複。自其創始，它的旨趣即為堅守言論崗位，要為民主運動盡一分力，並以進步、獨立、理性為其堅定不移的態度。我們看事看物及發表主張，一以「進步」為依歸，而刊物本身則始終堅守超黨派的立場，負責人在負責期內絕不參

加任何黨派活動。是非兩端毫不含糊，此其謂「進步」；黨派之間絕不依傍，此其謂「獨立」。惟其是獨立的，故能站在人民利益的最前線而一切自發自動；惟其是進步的，故能單憑幾枝弱筆便無恃無恐。既是這樣一種態度，便油然確定了我們的編輯方針，從而養成了刊物的一貫風格。我們執善固執，嫉惡如仇，而同時又極度崇尚「理性」，願將全部精力貢獻給這一個偉大的時代，為其一切重要問題深謀遠慮。我們的選稿尺度較為寬廣，乃是一個事實；只求無礙於民主進步的大前提，我們對於不同看法的文章始終願意盡量兼容並蓄。講老實話，就「時與文」熱烈維護「進步」的情懷來說，它在當時當地的確自覺相當凸出。言論界中與我們見解相近的刊物大多先我而倒。除掉廣泛的讀者羣和優秀的撰稿人還不斷傳來值得珍貴的溫情之外，我們真是不無寂寞之感的。所幸環境儘管陰惡萬狀，中國的遠景卻是燦爛非常。就憑那可貴的溫情和光明的遠景，我們纔能勉自鼓足勇氣，不畏險難，在波濤洶湧的時代巨潮中，居然從容揮筆，爭是非，辨利害，胆敢與某些似有威權的報刊反復爭辯，樂意與言論界中抱負相近的先進從長討論，甚且就在自己幼弱的園地裏開起熱鬧的辯論會來。如果「時與文」在它十八個月的短促生命中尚可稍言貢獻，則貢獻的十之七八顯然就在此等方面。因此，早在被迫停刊之時際，我們已經蓄意編纂一本「中國往何處去」的集子，將「時與文」的許多論爭性的文字收容在內，一來紀念牠的小小生命，二則再給讀者一次全盤思考中國問題的方便。按「時與文」自發刊以降，以其所觸及的重要問題為準，可以分為若干階段，每一階段都有一個問題為中心，發表了一些辯論文字，如今搜檢一攬，遂成此書：

上冊

第一部 論中間路線

第二部 論對美對蘇

下冊

- | | | | |
|-----|-------|-----|---------|
| 第三部 | 論內戰終局 | 第四部 | 論「民主國際」 |
| 第五部 | 論自由主義 | 第六部 | 論美國扶日 |
| 第七部 | 論知識份子 | 第八部 | 論土地改革 |

附帶說明三點：

(一)本書採名「中國往何處去」，實有一個來由。「時與文」第二卷第十五期曾載徐季明先生的一篇大作，題目叫做「中國往那裏去」，對當時在政治上以及論壇上爲人重視並已引起熱烈爭論的幾項緊要問題，作了概括的介紹與說明。徐先生此文僅僅提示了這些問題的存在，卻不會表示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與主張，因而未經編入本書的任何一部；但是當我們致慮本書的書名時，此文的題目却給了我們可貴的啓示，順手掠美，覺得須在此處一提。

(二)「時與文」是個綜合性的刊物，所載論文並非全是政論。我們應該聲明：本書選載文章的標準，不在優劣而全在性質。即以本書的編輯體例來說，同樣是篇政論，亦視其是否牽涉那八個曾經引起熱烈爭辯的問題而決定其取舍。

(三)我們搜集「附錄」文字時，費過不少思慮。編者的注意力是難期周遍的。再則本書篇幅不能十分龐大，也是苦衷。故「附錄」文章之來源遂不得不以上海發行之報刊爲主。可是也請注意：純粹官方的宣傳品雖會不斷對我們肆加抨擊乃至辱罵，不幸我們平素既少閱讀，又從來未稍答覆，此處自然更不必照顧，也不能照顧了。

目次

序

第一部 論中間路線（八篇）

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施復亮 三

和平何以會死了……………張東蓀 六一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施復亮 七二

中間路線與挽救危局……………施復亮 八一

從民主政治的條件說到來日和談……………程程 九三

民主路線與中間路線……………伍丹戈 一〇〇

兩條路……………樊弘 一〇八

自由主義。批判。批判的態度……………伯奇 一一四

附錄（三篇）

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運動（文匯報）……………平心 一四

再論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文匯報）	施復亮	四八
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觀察週刊）	張東蓀	六七

第二部 論對美對蘇（三篇）

與張東蓀先生論「示人以不廣」問題	周建人	一四二
答傅雷先生的「關於親帝反蘇」	周建人	一五一
中美蘇之間	王寄籬	一五五

附錄（五篇）

答林布君兼論左派理論（時與文）	張東蓀	一二一
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文匯報）	張東蓀	一二四
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文匯報）	傅雷	一三一
讀完「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之後（文匯報）	建人	一三八
所謂親帝反蘇（觀察週刊）	傅雷	一四六

第三部 論內戰終局（十七篇）

今後的八九個月	程程	一六三
---------	----	-----

內戰的新階段·····	蕭遙	一七二
美國援華問題的煩惱·····	宦鄉	一七五
大局的現狀與前途·····	程程	一七九
戰局與政局·····	蕭遙	一九三
大局之分析與展望·····	歐陽長虹	二〇一
魏德邁來了又怎樣？·····	蕭遙	二〇六
魏德邁的「調查」與中國大局·····	程程	二一四
論南北朝·····	劉勉	二二五
美國援華的新努力·····	歐陽長虹	二三七
論戰局·····	蕭遙	二四三
劉伯承與林彪·····	柳逢仙	二五一
論東北大戰的意義·····	柳逢仙	二五四
看大局·····	司馬觀	二五六
美國「軍事援華」問題·····	范承祥	二五九
經濟崩潰之一解·····	曾明理	二七二
從經濟看大局·····	曹孟白	二七五

4
第四部 論「民主國際」(七篇)

異哉所謂「民主國際」！……………	尹其文	二八七
從所謂「民主國際」說起……………	歐陽長虹	二九二
僞自由主義者的真面目……………	伯奇	二九八
錯誤的「看法」與反動的「對策」……………	施復亮	三〇六
關於「民主國際」的討論……………	吳世昌	三一五
楊光時君爲「民主國際」申辯……………		三二二
張東蓀氏責楊光時君引錯了話……………		三二五

附 錄(三篇)

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與對策(觀察週刊)……………	楊光時等	二八一
論「民主國際」(觀察週刊)……………	吳世昌	二八四
民盟因楊光時等一文致「觀察」編者函(觀察週刊)……………		三二六

第一部

論中間路線

政協破裂，國共火併，第三方面對國事應取何種態度，一直爲國內論壇之重心所寄。最正面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的，厥推上海文匯報。該報三十五年十二月廿二日社評主張第三方面的立場應爲「沒有中立，只有是非。」其後又陸續刊載張東蓀、施復亮、馬敘倫先生等的文章。施張兩先生都是主張第三方面應「居於國共之間」的；馬先生則表示異議，說：在「爭取民主的眼前階段上，只有民主和反民主兩方面，不容許有第三方面。」鄧初民、立人先生等也都有文章發表於該報，大抵與馬先生見解一致。

「時與文」於三十六年三月問世，創刊號上便登載了施復亮先生的「中間派的政治路線」，第三期更刊出張東蓀先生的「和平何以會死了」。兩位先生共鳴之處確是很多，於是「中間路線」問題再度引起廣泛的注視。嗣後「時與文」遂就此一問題展開討論，並蓄正反對兩類意見。言論界參加討論者，則仍以文匯報爲著；平心先生批評施先生的一篇長文以及施先生的答辯，均爲此番論爭中的重要文獻，茲特予以轉載。其他響應或否定施張兩位的主張的，包括御用文字在內，實在不勝枚舉，可嘆篇幅有限，不克一一附錄；其中來自民主陣營而較稱重要者，據我們注意所及，則有以次各篇：（一）蘇平：關於「中間派政治路線」以外的話（上海文叢第四期「新畜生頌」號）（二）常明：泛論中間派的政治路線（香港「時代批評」第四卷第八十五期）（三）丕強：中間路線的先決條件（三十六年五月七日上海文匯報）。

樊弘先生的「兩條路」，間接牽涉這個問題，伯奇先生的大作又無異爲這次論爭的性質作一註腳，故均檢載。

中間派的政治路線

施復亮

(卅六年三月十四日創刊號)

政協的路線，雖然曾經爲各黨派所一致同意，符合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在本質上，却是一種中間性的或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因爲在今天中國的客觀條件之下，只有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在客觀上才足以代表全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個國家的真實利益；所以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是今天中國最可能爲多數人民所擁護的政治路線。

何以見得政協的路線在本質上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呢？根本上是因爲政協的路線是一條企圖用和平合作的方式來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經濟工業化的政治路線，完全跟中間派所代表的中間階層的歷史任務相符合，而且跟中間派的政治鬥爭的方法和態度相一致。中國中間階層的歷史任務，是要建設一種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我過去曾經稱它爲民主主義的第一階段，）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而其鬥爭的方法和態度又是和平的、漸進的，在本質上而且是改良的。政協所通過的五項決議，完全符合中間階層的歷史要求；政協所採取的方式，更是中間階層和中間派所最歡迎的方式。所以我們說，政協路線在本質上是中間派的政治路線。

正因爲這樣，那個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統治集團，才會堅決地反對政協路線，撕毀政協決議，繼續進行內戰，企圖以武力征服「異己」，保持既得的利益和權力。

另一個代表工人和貧農利益的革命集團，也就隨同拋開政協路線，以武力對抗武力，企圖以武力擊敗它的反對者。這就是今天國共兩黨一致拋開和平合作的政協路線，繼續利用武力從事政爭的客觀原因。一則因為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根本衝突，二則因為國共雙方都擁有強大的武力，所以才有這種違反全國民意（特別違反中間階層的意志）的殘酷無比的武裝的政爭——內戰。在這內戰猛烈進行的時候，只有中間派及其代表的中間階層，才是真正擁護政協路線的人，希望國共雙方立即停止內戰，依舊根據政協的精神，原則和方式來解決當前一切政治問題。政協路線的本質，在內戰中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倘使內戰長期繼續下去，中國問題只有依靠武力來解決，那末中間階層和中間派在中國政治上都不會有重要的地位，也不會起什麼獨立的作用。在內戰繼續進行的期間，中間階層的絕大部份，勢必要被迫參加這一邊或那一邊，去進行違反自己意志的內戰，被迫喪失自己的中間階層的地位，甚至被迫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財產。中間派的民主人士，在這種時候也很可能向左右兩端分化，有的投靠國民黨去求取「一官半職」，有的追隨共產黨去從事暴力革命，有的心灰意冷不問政治；只有極少數人纔能保持原來的中間派的政治立場。所以內戰對於中間階層和中間派，有百害而無一利；站在中間派的立場，在任何情形之下都非反對內戰不可。反戰是中間派的基本態度。只有在內戰停止，和平恢復之後，中間派的政治路線才有實現的可能。

國民黨統治集團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的反政協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線。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第一，在階級關係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

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和大地主）的利益；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佔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的大權；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之下，企圖拉攏幾個既無羣衆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賢達」來改組政府，偽裝民主，藉以欺騙國內外少數不明真相的人士；第五，堅持一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強迫全國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接受，企圖根據這一法統和「憲法」，來實行它所能控制的「憲政」，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第六，在對外關係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賴」、「唯美是從」，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也是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的反動的政治路線，無論如何是走不通的。假使國民黨統治集團始終要堅持這種反動的政治路線，那就勢必要逼迫共產黨採取革命的政治路線，（因為今天中國還只有共產黨是唯一有力的革命的政黨），並且會逼迫中間階層的羣衆逐漸走向革命的政治路線。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反動的統治，都不可能長久支持下去；結果不是自己崩潰，就是促成革命。在今天中國具體的條件之下，假使國民黨統治集團越要執行違反民意的反動政策，其結果只有越發促成中共革命勢力的發展，和中共革命的成功。

所以在中共方面，決不害怕國民黨統治集團採取反動的政治路線。從理論上說，中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爲其歷史的任務。原來中國無產階級，無論從數量上看或從質量上看，都還不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有這樣強大的共產黨。

可是中國共產黨，居然强大到足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程度，一半固然由於他們自己的艱苦奮鬥，一半也是靠着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不斷幫忙。國民黨政府不能完成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特別是不能實行土地改革這一歷史任務，以及動輒以「紅帽子」套在別人頭上的愚蠢作風，是促成中共勢力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中共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當前政治上和經濟上最重要的工作，是組織農民和土地改革；所以它就用全力來從事這兩項工作，以致有今天這樣强大的力量。今天的中共，實際上已成了一個以農民為中心的政黨，至少在解放區已經獲得大部份農民的支持。中共今天之所以不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願意支持政協的路線，固然由於它的領導者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具有正確的認識，但也有一半由於它的這種羣衆基礎。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羣衆基礎是無產階級的產業工人（即近代工廠工人），決不是小資產階級的或小生產制下的農民。中共能够同意政協路線的客觀原因，就在這裏。中間派能够與中共合作的社會基礎，也在這裏。但若國民黨統治集團一定要用武力去消滅它，不許它的力量存在和發展，那就要逼得它走向暴力革命的道路，逼得它使用任何手段來保衛自己，打擊對方。萬一內戰長期繼續下去，它所採取的政策，也很可能逐漸左傾，以穩定自己的基本羣衆。如果在內戰中最後由它獲得決定的勝利（這個可能性是有的），那就可能建立一種以它為中心的政權，可能實行種種更進步更澈底的政策，來改革原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比起政協路線不僅有量的不同，可能有質的不同。不過這一前途，據我看來，至少在十年或十數年以內還是不可能的，而其犧牲破壞之慘重，更非我們所能想像。中間派及其代表的中間階層，實在不願有這樣的前途。

現在和平的門已經完全關閉，空前殘酷的內戰勢必要加緊地進行。國民黨統治集團似乎已有「孤注一擲」的決心，企圖於一年內用優勢的武力去達到「消滅中共」的目的。在中共方面，也似乎已經放棄和平的希望，決然「以武力對抗武力」，企圖以自己的武力去擊潰對方的武力。在這種劇烈的武裝鬥爭的情勢之下，好像只有兩個武裝的政黨才能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較短長，非武裝的中間派是無能為力似的。甚至有些一向反對內戰的中間派人士，看見目前內戰無法停止，竟憤而發出絕望的呼聲，主張索性痛痛快快打一下，趕快分出一個勝負高低來。這是中間派的苦悶，同時也是中國人民的不幸。

的確，假使內戰能够在短期內分出一個勝負高低，無論由哪一方面擊潰另一方面，其結果也都有可能恢復和平，建立秩序，獲得暫時的或長期的安定。這是一種既不問歷史發展的規律，也不問多數人民的要求的，無原則的絕望的想法。可憐這種想法，在今天也是不能實現的。當前中國的內戰，由於國際國內的具體複雜的條件，如果不能在短期內因國際民主的壓力，和國內人民的反抗而停止，便很有可能長期化，決不可能在短期內分出真正的勝負高低來。國共兩黨的地位，都各有其優點和弱點；這些優點和弱點，大體可以互相抵消而獲得平衡的地位。為求更進一步的了解起見，我們且把雙方的情形作一簡單的分析。

首先，我們說一說國民黨方面所佔的優點。第一，它在國內是處在中央政府的地位，它握有整個中央政權和大部份地方政權，它所控制的區域是城市和較富庶的省份，它有二十年的統治經驗和龐大的統治機構，它享有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和文化上的種種特權，它自命為今日中國唯一合法的執政黨和唯一合法的政府。第二，它在國際上被認為今日